

杀·手·皇·妃
SHASHOUHUANGFEI

杀手皇妃

追追逃逃之间，就这么爱了

穆丹枫

作品

中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杀·手·皇·妃
SHASHOUHUANGFE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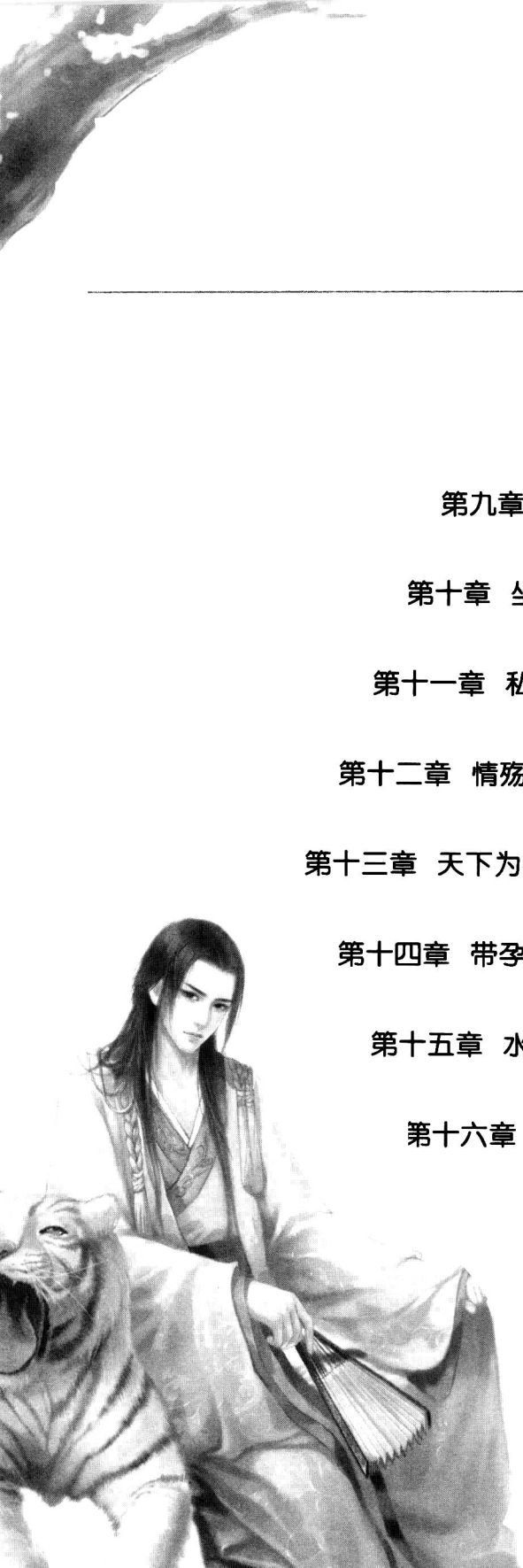
杀手皇妃

追追逃逃之间，就这么爱了

穆丹枫 作品

中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目 录

第九章 九死一生	1
第十章 坐吃等死的公主生活	39
第十一章 私定终身	77
第十二章 情殇	111
第十三章 天下为棋	147
第十四章 带孕跑路	179
第十五章 水怪风波	215
第十六章 干爹也是爹	245



第九章 九死一生

出了城门，风凌烟偶一回头，不出意外的，风间月璃一直在她身后不远处跟着。她也不去理会，当跟着一个保镖罢了。

前面响起马蹄声，一抬头，看到两骑并肩驰来。她也没仔细看，向道旁一让，等这两匹马过去。

那两匹马奔到近前，忽然停住，有人“咦”了一声：“这不是阿烟姑娘？”

风凌烟微微一皱眉，谁会认识她？抬头一瞧，也愣了一愣，那个人正是当初去云海山庄替帮主求医的那位风云堂的堂主。他跳下马来，一拱手道：“阿烟姑娘，当初谢你帮在下说话，才得到那块梅花令，敝帮上下对姑娘感激不尽。”

风凌烟淡淡笑了一笑：“好说。嗯，贵帮主怎么样了？”

“宫神医出手，那还不是药到病除，敝帮帮主已经好啦，昨晚上便醒转了。宫神医说只要再将养几天，便可无忧。”这位凌堂主性子颇为豪爽，喜怒全表现在脸上，帮主的病已经治好让他笑逐颜开。

风凌烟似笑非笑：“宫神医把贵帮主的病治好了？贵帮没发生别的什么事？”

凌堂主愣了一下：“帮主苏醒，敝帮上下一片欢腾，能有什么事情？”

风凌烟叹了口气，有些哭笑不得。

这老天还真跟她作对，她跟着的时候，宫湮陌行医的那两家全部家破人亡。她不跟着了，这一家倒是风平浪静，什么事也没有。难道自己真是扫把星？

呸！她才不是扫把星！一切碰巧了而已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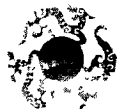
那凌堂主十分热情，和风凌烟寒暄了几句才和同伴打马而去。

风凌烟瞧了一眼站在一旁做木头人状的风间月璃：“风间大侠，这下子你总该放心了吧？那位帮主已经无碍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放我走了？”

风间月璃眼眸一凝，这丫头虽然面上一片轻松无所谓，他却能从她的话语里听出一抹淡淡的讥嘲和不忿。或许他这么做，真的伤害到她了……

“好了，你不说我就当你答应了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”风凌烟转身便走。

“等等。”风间月璃终于开口。



风凌烟回身似笑非笑看着他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还要去找宫神医？”风间月璃刚一问出这句话就后悔了。

风凌烟眼眸中流转出一抹嘲讽：“你怕我再跟着他祸害世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风间月璃忙摇头。

“那我要去哪里又与你何干？”风凌烟冷笑。

风间月璃原本就不善言辞，被她一句话问得噎住，俊美的脸微微有些苍白。

风凌烟叹了口气，算了，这位风间月璃也不过是忠人之托而已，自己又何必为难他。

“好了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再去找他的。我和他本来就是萍水相逢，各取所用而已，现在互相利用的价值已经失去，我们自然就分手了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

风间月璃不语，微微摇头。

“那就是了，我们分手吧。”风凌烟不想再说，转身便走。寒风吹起了她的衣衫猎猎飞舞，落在风间月璃眼里，不知为什么看上去有些萧瑟的感觉。

风凌烟一直向前走了数里，回头一瞧，风间月璃果然没有跟来。再向前看看，大雪纷飞中，一个人也没有，颇有点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者的凄凉。

“别瞧了，那柄刀没有跟来。”头顶上响起了某只鸟的聒噪。

“破鸟，你还跟着我？”风凌烟睨着它。

“当然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我不跟着你跟谁？”黎鸭答得很理所当然。

“貌似我还不是你主人吧？不是说要什么歃血为盟的？”

“不急，我等着你的血就是。”

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诡异？风凌烟汗了一下。

“还有十年呢，你等得起？”

“当然！我们黎鸭找个主人可不容易，这十年我们正好培养一下感情。”黎鸭拍拍翅膀落在她的肩头上，用嘴巴亲热地梳了一下她的鬓角。

这话听着更诡异了，风凌烟庐山瀑布汗。

不过，难得这只鸟这么忠心，也不枉她没拿它去换银子。

“鸟儿，我很奇怪，我又没救过你，甚至差点杀了你，你为什么就认准我了？”风凌烟觉得有点神奇。

黎鸭梳了梳身上的毛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直觉，这是我们黎鸭的直觉。”

风凌烟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一只鸟认主人居然也需要直觉……

她瞧了黎鸭一眼，实在瞧不出这鸟哪里神奇了。会寻人？貌似猎犬寻人也不错的。会说话？鹦鹉八哥也会说话——它到底神奇在哪里？

一人一鸟一边聊天一边前行，风凌烟总算发现了黎鸭的一个好处，这家伙是个小话匣子，而且知道的事情实在是不少。风凌烟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，身边有



个它，倒也不怎么寂寞。

她走了大半天，侧头看到路边有一个荒村。那是一个已经废弃多年的村落，大雪压垮了大部分房屋，风呼啸而过，在空荡荡的村子里发出尖利的声响。眼角忽然瞥见地上微微一动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涌起——

前生杀手敏锐的本能让她迅速做出反应，飞身而起，蹿上了路旁的一间破屋。也几乎在此同时，雪地里一把长刀腾空升起，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光从雪面上——掠而过！如果不是她刚才见机得快，此刻已经被那把长刀给刨成了两半！

“唰！”一道白光自她身后袭来。风凌烟身子一个翻转，手中的匕首迎上了那道白光，叮的一声轻响，终于将那道白光击落。几乎是想也不想，她反掌一拍墙角，箭一般掠出，一剑便往雪里刺了下去。

“叮”的一声响，果然，雪忽然间爆裂开，有人从雪里直跳出来，将风凌烟团团包围。这些人一身素白，脸上蒙着头套，看不清面容如何，只看到一双双精光四射的眼睛。

“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居然有这样的身手。好，把这只鸟留下，你可以走了。”其中一人上下打量了一下风凌烟，终于开口。

风凌烟忽然笑了起来：“原来你们在雪里猫了半天就为了这只鸟啊，你早说啊，你早说要这只鸟又何必费这么大精神？”

为首的白衣人眼眸一闪：“你肯轻易放手？”

风凌烟眨眨眼睛，撇了撇嘴：“我自然有些舍不得，不过和一只鸟相比，我自己的命更重要些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为首的白衣人眸子里闪过一抹讥嘲：“你倒是识时务得很。”

风凌烟笑“彼此，彼此。其实你们运气也不错，你们弄出这么大阵仗来伏击应该是针对那位天外飞刀吧？只是没想到我们会分开，现在就剩我这样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，你们自然是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。我再不识时务一点，岂不是不想要这条命了？”

“哼，你知道就好！把这只鸟留下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风凌烟拍了拍黎鸭的脑袋，叹了口气：“破鸟，不是我不保护你，实在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了。你去吧，瞧瞧他们哪个可以做你的主人？”随手将一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，“这是你喜欢的炒豆，再送你一颗吧。”

黎鸭歪头鄙夷地看了风凌烟一眼，将那颗炒豆一口吞下，拍拍翅膀飞了起来，绕着那些白衣蒙面客飞了一圈，似乎真的在寻找哪个是它的主人。

那些白衣人有些紧张，为首的那个更是咽了一口唾沫：“我……我们是替别人……”

他还没说完，那黎鸭已经飞了回去，停在风凌烟的肩头：“都是臭男人，我才



不要！”

风凌烟笑眯眯地在它身上拍了一拍：“瞧，不是我不送你们，而是这只鸟自己不愿意。”

为首白衣人眼中闪过一抹恼怒：“臭丫头，你要我们！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！”一挥手，做了一个“杀”的手势。

其他白衣人手中马刀寒光一闪，一步步紧逼上来。

风凌烟笑吟吟地看着他们，嘴里轻轻数数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刚刚数到三，那些白衣人脚下一个踉跄，扑倒在地，原本精光四射的眼眸瞬间一片死灰……

为首的白衣蒙面客大吃一惊，猛地后退一步：“臭丫头，你中毒！”

风凌烟也吃了一惊，这为首的家伙怎么没事？这家伙武功最高，只怕不容易对付！她一步步后退，脑中急剧转着念头。

“臭丫头，去死吧！”为首之人的功夫果然了得，他的身形快如鬼魅，一瞬间就扑到风凌烟跟前，手中的马刀划出一道雪亮的弧，一闪而来——

他的身手甚至比黑焰还要高一大截，招式狠辣，风凌烟根本就来不及躲避。她小脸一白，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，看着那一柄雪亮的刀向着她疾斩下来，手伸向腰畔，却已然来不及……

“叮！”风里忽然传来一声金铁交击之声，白衣蒙面客那一刀到了中途忽然急转，堪堪格开一枚银针。小小的一枚银针竟然附着强烈的内息，白衣蒙面客勉强接下，一连后退了三步才稳住身形，只觉胸口血气翻涌。不等他站稳，随着一声虎啸，一人已然翩然赶到，双掌虚合，划出了一道弧线将他包围。

春风潮涌？白衣蒙面客眼眸中闪过一抹惊慌，立刻提起了全身的功力竭力反击，阻挡那汹涌而来的温暖气流——

只是——看得见的招式能够抵挡，这种无所不在的气流又该如何抵挡？白衣蒙面客瞬间被这股暖洋洋的气流包围，就像是春风抚上了他的身……只不过他的身子就像是雪人，在这股春风中一寸寸软瘫下来……他大汗淋漓而下，睁大眸子看着将要置他于死地的那个人，想说什么，却张不开口。

那个人一身精工绣制的白衣在风中飞舞，一双眸子如同深夜的大海，深邃而泛着冷光，漆黑的长发不曾束起，流水般披了一身。容貌之美难描难画，唇角勾着一抹淡淡的笑，但那种笑却是掌控天下的笑，冷酷而又带着一种神秘气息。

“原来堂堂名门正派，红莲教中的左护法也觊觎一个小姑娘的东西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呢。”对面的男子缓缓开口，说出的话却让白衣蒙面客脸色惨变。他来抓这只神鸟，刻意隐瞒了身份，却没想到这个男子居然在一照面间就认出他来。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什么……什么红莲教……”白衣蒙面客极力否认。

“呵呵，不敢承认么？”白衣男子手一抬，地上的马刀自动飞起，落在他的掌心



中。他轻轻一弹，淡淡一笑，“你以为换件兵器、换身衣服我便认不出了？左丘云——左护法。”

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唤了出来，左丘云脸色惨白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？”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白虎，眼眸蓦然睁大，“宫……宫神医？！你的相貌……你的相貌……”他实在是太过骇然，声音都发抖起来。

宫湮陌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：“算你有福气，见着了我的本貌，只不过你没机会说出去了，实在是——很遗憾呢。”说到最后三字，他双掌一合，左丘云眼眸蓦然睁大，唇角流出一丝血线，软软倒了下去。

“小兔子，你又欠了我一个人情……”宫湮陌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，刚刚还在身后的风凌烟竟然不见了踪影。

他墨黑的眸子一凝，四下一扫，远处断壁残垣在风中萧瑟，近处就这几具尸体躺在这里，除了左丘云这位新死的外，其他的都已经冻僵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那狡猾的丫头能去哪里？

他的目光在地上微一逡巡，俯首在一具尸身上看了一眼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小丫头越来越心狠手辣了，毒术也一天比一天高，居然让她研究出来这种“三步倒”。唉，这么智计过人的小丫头让他着实有些头疼，这样的她强大起来只怕不是一件好事……

他站在那里微微沉吟片刻，向白虎招了招手，白虎飞奔过来。宫湮陌抚了下白虎的脑袋：“雪儿，你说，小兔子是不是生气了？”

白虎嗷呜一声，表示它也不是太清楚。

宫湮陌轻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既然她不愿意见咱们，那就算了。雪儿，我们走。”骑上虎背，扬长而去。

眼看他的身影在远方冉冉而没，断壁残垣间一块孤零零的土墙动了一动，风凌烟现出身形。

她微微吁了口气，幸好她见机得快，趁他处置那位左丘云时用了易容术加巫术躲起来，不然自己休想逃出他的五指山。

遥望着宫湮陌消失的方向，她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这个人太冷酷太莫测，不是她的菜，趁自己陷足未深，还是及早断了干净。

风凌烟是个杀手，一向极有杀伐决断，此时一旦下定了决心，便再也不想回头。不是她的，她不会要，感情的事不是勉强就可以的……

她知道以宫湮陌的性格绝不会就此放弃，如被他重新找到，自己只怕依旧是想逃也逃不了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她落在风间月璃手中的时候，时时刻刻盼望他来相救，现在却是唯恐被他找到——躲在一堆土墙后面，易了一下容，又换了一身衣裳，这才走了出来。



黎鸭自不远处飞了回来，围着她转了一圈，鸟嘴里啧啧有声：“啧啧，真丑！”

风凌烟：“……”

她一把将那只鸟抓了过来，恶狠狠地道：“破鸟，都是你！你没听说过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么？你神在哪里我没看出来，倒给我引来了不少杀机。来，我也帮你化妆一下，让你平凡一点。”

黎鸭身子一抖：“不，我不要平凡，我是神鸟……”

“住嘴！再多说一句，我把你炖了吃。”风凌烟小手在它身上忙个不停……

“你……你没良心，刚才要不是我在他们头顶飞一圈，你也不容易毒翻他们。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……”黎鸭喋喋不休。

“哼，什么生命危险，我刚刚可是提前给你吃了解药了，要不然你早神鸟变死鸟了。”风凌烟凉凉地敲了一下它的脑袋。

黎鸭抗议无效，只得悲催地任这个小丫头辣手催鸟，把它一只美美的黎鸭变成一只八哥……

风凌烟把自己化妆成土财主家的公子哥，嘻嘻笑了一笑：“破鸟，这下没人再能认出我们来了吧？”

“唔，果然不太好认了。小兔子，你的易容术又精进了不少。”一个声音忽然自头顶不远处传来，声音凉凉的，却又隐着一丝笑意。

风凌烟身子猛地一僵！慢慢回头，宫湮陌就站在一处断壁之上，正似笑非笑地望着她。他的衣衫猎猎飞舞，似乎随时都会凌空飞去。

“你——”被他抓个正着，风凌烟反而冷静下来。她吸了一口气，稳住心神，淡淡地瞟了他一眼，“宫神医，好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她的口气不是一般的冷漠疏离，宫湮陌身形一闪，便来到她的身边：“不巧，我是特意来找你。小兔子，为什么躲我？”

为什么躲你？你还问为什么躲你？你既然并不拿我当一回事儿，我干吗死巴住你不放？这家伙还真以为她是小孩子，也或者是其他的女人，招手即来挥手即去？

风凌烟暗里握了握拳，唇角一牵，淡淡一笑：“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，我为什么要躲你？宫神医，我已经不欠你什么，我们各走各路吧！”

宫湮陌微微一挑眉，伸手便来拉她：“小兔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
风凌烟身子一飘，向后掠了一丈，正好躲开了他伸过来的手，冷冷瞧着他：“宫神医，男女有别，你庄重些。”

宫湮陌：“……”

这小丫头现在想起男女有别来了？她不是什么现代人么，还计较这些？不是她在梦中提着他要看他性别的时候了？也不知为什么，她冷漠疏离要和他划清界限的模样刺痛了他，心中像是被一根细细的银针一扎，不过，他并不认为她是在真正



地拒绝——无非是愤怒罢了——小丫头其实是在闹脾气……

“小兔子，你失踪了以后，我很焦急……”宫湮陌叹了口气。

“呃？你是焦急你那十万两活动银票跑了吧？”风凌烟凉凉地揭穿他。

宫湮陌窒了一窒，凝眸看着她：“小兔子，你真这么以为？”

风凌烟扭过头去，淡淡地道：“宫神医，我怎么以为的已经不重要了。你我原本就是萍水相逢，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而我也替你做了不少事情，最起码替你赚了不少银子，所以你的恩情我也算报答过了。你有你的事要做，我也有我的事要做，就让我们就此别过吧。”转身便走。

手臂蓦然一紧，已被人从身后抓住。抓住她手臂的手微微有些灼热，宫湮陌的声音凉凉响起：“小兔子，以前你欠我的算是勉强偿还过了，那这次呢？这次我又救了你一次，你怎么算？”既然她一直认为他是为了银子，那他就让她再欠一次好了。只要能把她再重新拴回身边，他无所谓。

握住她手臂的手灼热而有力，风凌烟想挣也挣不开，听到他最后一句，她忽然很想笑，他以为用银子真能拴住她？

她干脆回过身来，双眸直视着他，淡淡地道：“我并没有求你救我，所以我一点也不感激你。你如果感觉太吃亏，不妨再把我的这条命拿去。你宫神医救人一命要十万两银子，我给你挣的钱不止十万两吧？所以就算你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，我也早已还清了！”

她双眸晶亮有神，态度镇定自如，在这一刻，宫湮陌有种错觉，眼前的人儿已不再是那个常常被他气得蹦蹦跳的孩子，而是一个成年人，一个和他划清了界限的陌生人——

这样的感觉非常不好，在这一刻，宫湮陌心中竟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——他的小兔子不是和他赌气，而是真真正正打定主意要离开他了。

“小兔子——”

“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你来说还有最后一个功用，那就是送回皇宫去换那十万两银子。要么你立即将我送回去，你我从此真正恩断义绝；要么你放我走，我还可以当你是我的普通朋友……”风凌烟用话激他，她不相信他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她。

“好，我立即送你回去！”宫湮陌忽然开口，打碎了她唯一的一点希望。

风凌烟脸色微微一白，后退一步：“你……”

难道自己在他心目中连普通朋友也算不上么？就是一张银票、一张他可有可无的银票？

宫湮陌伸手一扯，将她扯进怀中，看着她的眼睛：“小兔子，经历了这么多，你真的舍得和我恩断义绝？”



他的声音凉凉的,听不出喜怒,面上也几乎没什么表情,只一双眸子凝视着她,眸底似大海潮生。

宫湮陌在她面前一直是霸道的、痞痞的,甚至一直是吊儿郎当的,而这么认真起来的他,她却从来没见过,有些危险,有些坏……

“我——”风凌烟心中跳了一跳,被他箍在怀中,感觉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不,这种感觉太不好!他把心隐藏得太深,太深,她根本看不到,她看不出他是真心还是假意,这种无法掌控的情绪不是她想要的。

“你……你放开我!”风凌烟挣扎。

“不放!”宫湮陌笑吟吟的,温热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耳边,几乎要咬上她的耳朵。

“姓宫的,我给你的是两个选择:一个是恩断义绝,一个是做普通朋友……”风凌烟想推开他。他的气息笼罩着她,让她的大脑不是那么清爽,无法做出最理智、最好的反应。

“我不想做普通朋友——”宫湮陌慢慢回答。风凌烟的挣扎对他来说形如无物。

“那——就是恩断义绝了?!好吧,宫湮陌,你把我送回皇宫换银子吧!”风凌烟咬牙,在他怀中挣扎得更厉害。

“小兔子,你以为——我这么缠着你,真的只是为了那区区十万两银子?”宫湮陌的声音有些冷,他自衣袖中随手一掏便掏出几张银票。

风凌烟瞧得清楚,那几张银票都是大额的,五万的、十万的……

宫湮陌淡淡一笑,指尖一动,那几张银票忽然无风自燃,转眼化为灰烬。

风凌烟愣住,这么多的银子,他就这么烧了?!

唉,给她一张多好,她正闹银荒——汗,她这是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,现在不是心疼银子的时候吧?

“那你干吗一定要把我送回去?不是为了银子又是为了什么?”风凌烟吸了一口气,质询他。她面上虽然看上去毫不在乎,一颗心却暗暗掀起,不知道他会如何回答。

他眼眸一眯,偏偏要逗她:“你说呢?”
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?!我想不起第二个理由。”他的气息在她脖子这里吹得痒痒的,让她的口气怎么也强硬不起来,只低垂了眸子,一颗心怦怦直跳。因为真正的原因,在最不可能的方向,而那个方向,则是风凌烟绝对不可能去思考的。

他太强大,太莫测,太神秘,他总是似有心而又无心,对她忽冷忽热,让她无法把握方向。也因此,宫湮陌所有的异常,也在她有意无意地曲解下轻易被忽略过去。她是杀手,原本就多疑的性子让她不想沉沦自己的真心——

宫湮陌拥紧了,看着她耳根一点点染红,心神一荡,低低在她耳边扔出来一句石破天惊的话:“小兔子,我要娶你。”



什……什么？！风凌烟怎么也没想到他此时会蹦出这么一句，身子抖了一抖，被他这句话雷到了。

他前几天还对她不闻不问，现在就马上向她求婚？是他抽风，还是她耳朵抽风听错了？

“小兔子，是不是被惊喜砸到了？”宫湮陌笑眯眯地看着她。

“惊喜……惊喜你个头！”风凌烟面上甜甜微笑，脚下却猛地一踩，宫湮陌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攻击他，一个不妨，脚背被她狠狠踩了一脚，钻心的疼。趁他一愣神的工夫，她已经滑如游鱼般脱出了他的怀抱，手一扬，有淡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。宫湮陌眼眸微微一凝，这丫头居然对他用毒！

风凌烟身形一起，跳上了旁边的断墙，冷冷而笑：“宫湮陌，你又拿我开涮！你真以为我是三岁孩子，任你骗来骗去？哼，你想娶我？做梦去吧！我还不愿意嫁呢！”打了个唿哨，转身便跑——

好狠心的小兔子……她哪里是小兔子，简直就是一只小狐狸，一只凶猛的、竖起全身毛的小狐狸，总是趁他不备就咬他一口——

“小兔子，你真想让当年碧东流的故事重演？”宫湮陌的声音在她身后不疾不徐地响起，声音淡淡的，却成功定住了她的脚步。

风凌烟脚步慢了下来。宫湮陌的声音接着传来：“小兔子，我知道你对我下的这种毒不致命，但我也有许多仇家，一旦被他们碰到……唉，你是知道后果的。”

风凌烟脚步愈加慢——

是啊，当年聂疏夕为了逃开碧东流，对他下了毒，却被那位变态的黄焰门门主利用，以至于后来多了那许多误会，让人扼腕不已。她对宫湮陌虽然还没有那方面的考虑，但也不忍心让他落在仇人手里……要怎么办才好？

她心里虽然犹豫，嘴里却恨恨地道：“哼，你被别人抓了更好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宫湮陌站在原地，看着她嘴里虽然说得凶狠，足下却越来越慢，终于在不远处停住。他眸光一闪，这个丫头也不是对他全然的无情，终究是不忍让他受伤的——

“嗷呜！”远处传来一声虎啸，一道白影一闪，白虎雪儿飞速奔来。

风凌烟眼眸一亮，她下的毒也仅能让宫湮陌僵掉半小时左右，有雪儿在他身边，定能保他安全无忧。她还是趁机跑了是正经，过了这半小时，那家伙一旦获得自由，肯定会扒她一层皮……

风凌烟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哈哈一笑：“宫湮陌，让你的雪儿陪着你吧，本姑娘就不奉陪了！”她心中再无顾忌，身形一起，向前飞奔——身子刚刚一起，还没有奔出几步，背后微风飒然，眼前猛地一花，多了一团白白的东西。

她正急速飞奔，这人就像是地底下冒出来的，正挡在她面前。这一下相距太近，她根本收脚不及，咚的一声撞进了那人的怀里。那人抱着她借势向后跃了一



丈，消去她带来的冲力。

风凌烟晕头涨脑正要抬头，头顶上方传来一声闷笑：“小兔子，你还真是热情，这投怀送抱的速度连我也险些消受不了……”

风凌烟的身子蓦然僵住！宫湮陌！又是宫湮陌！

这家伙不是被她毒得动不了了吗？他怎么又阴魂不散地追上来了？！

她正要抬手，宫湮陌一只手掌便将她那对粉嫩的小手握住：“小兔子，你要变成一只毒兔子了。这次，你又想向我下什么毒？”

风凌烟气呼呼抬头望着他：“你刚刚没中毒？！”

“唔，中毒了。你刚刚放的毒气味道很不错，蛮香的。”宫湮陌将她揽在怀里，拍了拍她的脑袋，意甚嘉奖。

“你——”风凌烟握握拳，再握握拳，为毛她一碰到他，就有想要捶人的冲动？只是，两只小手都控制在别人手中，她想抬腿踢他，但他将她紧揽在怀中，他的腿别住了她的腿……

风凌烟知道——这个姿势十分的惨不忍睹，简直像活生生的春宫图。

幸好，此处甚是偏僻，这么大半天也没再见一个人来，不至于让她太丢人——

“你放开我！”风凌烟磨牙，强压住心中怒涌的火气。

“不放！放了你又要跑走了。”宫湮陌干脆揽着她在路旁的一块大石上坐下，半倚着趴在大石上的白虎，神态慵懒而随意。

“你也像月璃一样百毒不侵？”既然挣脱不开，风凌烟干脆问出了困扰她的问题。

“月璃？”宫湮陌不回答她的问题，倒凉凉地重复了一句这个名字，手臂微微紧了一紧。他唇角似笑非笑：“是那位天外飞刀的名字？你和他待了这么几天，就这么熟络无拘了？”眼眸微微眯起：他把她放在那个人身边这几天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？但愿——不是多了一个敌人。那位天外飞刀人虽然冷漠天真了些，但武功可是一等一的高，就连他，也没有把握打赢他……

风凌烟自然不知道他脑中转过了多少念头，却自他语气中听到一丝酸意。心中一动，忽然冷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和他在一起？莫非——你也认为我耽误了你的生意，故意派他来劫持我的？他劫持了我，正合你意？”

她这个问题就有些尖刻了，宫湮陌眸光一闪。这丫头，果然精明得很，不好糊弄——

不过，这个天外飞刀可不是他派的，只不过那柄刀做的事很合他的心思而已。他也就将计就计，顺坡下驴了——嗯，这一点必须解释清楚，他可不想被冤枉。

“小兔子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之前并不认识天外飞刀，更何况这人性子孤僻高傲，几乎谁的账也不买，这天下谁能派得动他？你也太高估我了！再说你跟在我



身边能帮不少忙，我怎么会故意请人把你劫走？”他侃侃而谈，说得有理有据，也由不得风凌烟不信。

想起风间月璃的性子，果然不是普通人能请得动的，那他为什么会忽然插手管这闲事？

可是，既然不是宫湮陌的授意，那他既然已经发现自己在风间月璃手里，为什么不来救她？

似乎看出了风凌烟心中所想，宫湮陌叹了口气：“小兔子，我虽然不知道天外飞刀为什么会劫持你，但是这人一向很君子，你就算待在他身边也不会有什么意外，最多也就是受点惊吓，再说以你的聪明，应该没多久就能逃回来。倒是你，为什么不逃？”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有点冷意，眼眸颜色加深。

“哼，他对我好得不能再好，比你对我好一千倍，我脑子又没有被驴踢，为什么要逃？”风凌烟故意气他。她看了他一眼，成功看到他脸色微微一白，接着火上浇油，“他虽然劫持了我，可是并没有苛责我，武功又高，数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对我也百依百顺，我想去哪里他便陪我去哪里……他……”

她还想再说，惊觉眼前一张脸忽然放大，她那喋喋不休的小嘴被他堵住——用唇。

她的唇有一种淡淡的花香，轻咬着她细嫩的唇瓣，吸吮着她口中的蜜汁，宫湮陌第一次感觉自己就要沉沦……

只不过分离了短短数日，他对她已经有了一种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思念。身边少了蹦蹦跳跳、古灵精怪的她，他感觉生命中就像是缺失了什么东西，让他莫名烦躁，莫名不安，这样的情绪让他自己都觉得心惊。

他生活环境特殊，自小便被训练得性子坚韧，喜怒不溢于言表，习惯性地掌控全局，杀伐决断，从不含糊。他也很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，掌控自己和别人的一切。

他精于算计，几乎任何人、任何事都在他的算计之中，惟独——在对待这个丫头身上，他的情绪有点脱节，让他时时掌控不住。这样的感觉是他平生第一次，未免有些无措，有些烦恼……

看着她谈论另一个男人时的神采飞扬，心中一股莫名的怒气瞬间冒了上来，情不自禁就想堵上她那张喋喋不休的小嘴。在没有找到其他东西的情况下，他干脆用上自己的唇……

风凌烟吃惊地睁大了眼，柔软地，细腻的，带着微微的凉意和温润的嘴唇覆上来，嘴唇与嘴唇辗转相贴，一点一点地厮磨着，好像要磨尽一切的温软与缠绵……

漫长的亲吻终于歇止，宫湮陌微微喘息着，凝视着脸上几乎红得燃烧起来的风凌烟，指腹有一下没一下地轻划着她的红唇。

风凌烟喘息许久，面上的红潮才缓慢褪去，此时她身上的钳制已经松到几



乎没有，但是她并未曾用力挣脱，只靠在身后的大石上。

雪衣黑发的男子笑意如水，凝望着她，眼眸深不可测。

风凌烟盯着宫湮陌，嘴角慢慢翘起极浅的冰冷笑意：“宫湮陌，你就只会欺负小孩子么？用武力很爽是不是？”

宫湮陌的笑容静默了片刻，原本漆黑的眼眸仿佛又深了些许，他很轻柔地道：“你这么想？你真以为我是欺负你……”

他的声音里听不出喜怒，淡淡的如话家常：“阿烟，在这个年代，十三岁已经不算小孩子，十三岁嫁为人妇的也大有人在。更何况，你的实际年龄已经和我差不多……你再说这话，不觉得很可笑？”

风凌烟愣住，他这还是第一次在没人的时候也唤她阿烟，声音放得柔柔的，像是亲密，又像是叹息。

“我——就算我的心理年龄和你差不多，可我这具身子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孩子，你这么做，让我总感觉你是在猥亵幼童……”风凌烟掀了掀嘴角，露出一点儿微微的讥诮。

宫湮陌眼眸一凝，唇角的笑意忽然放大，凉凉地道：“猥亵幼童？！这帽子扣得不小，你要不要我把它坐实？”他笑容很有些轻佻有些坏，只是眸底深处却似流转着暗光。他坐在石台之上，看上去慵懒而又适意，但是却生生让风凌烟生出一种错觉，仿佛她就是放在砧板上的鱼，生杀予夺全在他一念之间。

她开始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后退，小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：“不……不必了。好了，算我误会你了，你，你也不必逗我了……”脑中拼命转着念头，要怎样才能脱身？倘若一直跟他在一起，她会很难把持住自己。

就好像现在，只是跟他多待一会儿，便又有一丝难言的滋味在心头蔓延。她怕自己真的会陷落，说不定那里正有一个深渊等着她去跳。这种无法掌控的情绪不但令他烦恼，她也会怕……

如果对方是风间月璃那样的人，她会毫不犹豫，因为那样的人虽然不轻易动情，但只要动情，那便是一生。而宫湮陌——他太多变，太莫测，也太神秘。

他的情绪总是半真半假，她总弄不清他的真实想法。他就像是神秘莫测的百慕大，前一阵或许风平浪静，让你醉心于他醉人的温柔，下一刻说不定就掀起了滔天的巨浪，足以毁灭一切……

这个人让她太没有安全感，不敢投入，不敢付出，怕自己一旦付出，那便完全没有了退路。

宫湮陌望着风凌烟，他自然看出了她的退缩，她的不安。漆黑如墨的眼眸中盘旋着谁都看不懂的情致，他微微笑起来，很是悠闲安逸地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阿烟，你又何必逃避，你应该是明白自己的心的……”



宫湮陌抬手帮她拂去鬓角处沾着的雪花，他的手指青葱如玉，动作亦极温柔：“你便如此不相信我么？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，我会等你长大……”

风凌烟抖了一抖，她只觉今天的宫湮陌有些诡异，这样温柔的他她根本没有见过。她眨眨眼睛，再眨眨眼睛，忽然伸出手去在他额头摸了一摸：“梵香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？没发烧吧？”

宫湮陌：“……”

风凌烟摆了摆手，苦笑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煽情狗血的台词你以后还是写给剧组好了，我被你酸出一身鸡皮疙瘩。”

宫湮陌：“……”

有那么一刹那，风凌烟似乎看到他的目光碎裂开来，可是下一秒，他又淡淡地笑起来，那种掌控一切的气势让她立即认为方才所见的不过是错觉。

他用手指敲了敲她的脑袋：“你要如何才肯相信我？”

这样吊儿郎当又有些戏谑的宫湮陌才是她熟悉的，风凌烟暗舒了一口气，揉了揉手臂上的寒毛，也半真半假地笑了一笑：“你口口声声让我相信你，可是，你从来没给我说过你的身份，我甚至连你是从哪个旮旯蹦出来的都不知道……”

她还没说完，脑袋上便吃了他一记爆栗子：“小兔子，什么叫从哪个旮旯蹦出来的？！以为我是孙猴子呢！”风凌烟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，给他讲过西游记，没想到他倒是记住了那位大闹天宫的孙猴子。

风凌烟揉了揉脑袋，跳离了他一步，斜睨了他一眼：“那你的身份是什么？父母是谁……”她看到宫湮陌似乎想说什么，立即又加了一句，“不要告诉我你只是个神医，神医也是有家人、有来历的……”这家伙绝对不只是神医这么简单……

宫湮陌眸光一闪，似笑非笑：“那你以为我是什么？”

风凌烟一窒，她又没调查过他，怎么会知道？不过看他周身的气派，实在不像是一个草莽民间大夫。他看上去满不在乎的性格，带了三分佻达，四分洒脱，明明是嚣张的，却又是那样的低调、懒散、闲适。

“王孙公子！”这家伙给她的感觉就像是魏晋风流的王孙公子！即便现在不是王孙公子，曾经也是王孙公子……

宫湮陌正手抚白虎的脊背，听闻她的话，手腕微微一凝，轻叹了一口气，果然是个聪明的丫头啊，时不时让他吃惊一下。

“你叹什么气？莫非，被我说中了？”风凌烟笑靥如花，眼眸中的神色却极冷。

“小兔子，你见过身边没有半个侍卫的王孙公子么？”宫湮陌笑意清浅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理着白虎的皮毛。

风凌烟一愣，是啊，她听说无论什么王孙公子出游，身边必然带着几个侍卫，最不济也会有个书童保镖什么的，而他出游从来是独自一人，逍遥自在，洒脱随意……



她微微一抿唇：“就算你现在不是，最起码也曾经是王孙公子，或许是你家族没落了，才会流落民间……”

宫湮陌叹了口气：“小兔子，你想象力真丰富，可以改行去写小说了。”

风凌烟斜睨着他：“那你说，我说得对不对呢？”心底却慢慢有些冰凉，他还是不肯说出他的来历么？这让她怎么相信他？这个人像是恶魔，又像是天使，偏偏隐在一团迷雾之中，让她根本看不清……

宫湮陌眸光一闪，忽然凑近她的身边，笑吟吟地道：“小兔子，你答应嫁给我，我就和你说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……”

窘！绕来绕去又绕回了老话题！

风凌烟被他一句话给噎住，正想说些什么，忽听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：“她不能嫁给你！”

话到人到，一道黑影仿佛是自天而降，落在他们眼前。风凌烟只觉眼前人影一花，手腕一紧，已被人扯到了身后。她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瞧，却只看到宫湮雪白衣袍的背影。晕死，这家伙动作真快！

刚刚还是半倚着老虎坐着，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就跳了起来，不但如此，还将她扯到了身后，藏得这么严实！

她挣开宫湮陌的手掌，自他身后露出头来，看着突然而至的男子，笑吟吟地打招呼：“月璃。”

来人正是风间月璃，他依旧是一身青色衣袍，清冷如画，如同谪仙，怀中抱着他那柄弯曲的怪刀，一双眸子清冷如冰，在风凌烟身上一扫，微微点了点头：“阿烟姑娘，你还好吧？”

风凌烟微笑：“我很好。月璃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恰好路过，还是专门……”后面的话说不下去。她半日前才和他刚刚分手，那时话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应该不是专门来找自己的。

风间月璃却点了点头，很清楚很明白地道：“阿烟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”

风凌烟：“……”

宫湮陌懒洋洋地开口：“你找她有何事？她不能嫁给我又怎么说？”他不丁不八地站着，看似浑不在意，但风凌烟也算是武学大行家，他这样的姿势全身上下根本没有一点破绽，可见他对这位天外飞刀还是相当忌惮的。

风间月璃一双清冷的眸子落在宫湮陌身上，一向波澜不惊的眼眸中闪过一抹火热，就像是寂寞了许久终于寻找到了对手。有的时候，当武功太高时难免生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寥之意。他眸子里的光芒锐利如同刀锋，忽然问了一句风牛马不相及的话：“客栈里的雪人是你堆的？”

宫湮陌懒懒一笑，不答反问：“那个雪人如何？可入得了阁下的法眼？”